



〔法〕康斯坦 著

回忆拿破仑

回忆拿破仑

〔法〕康斯坦 著

时波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CONSTANT
Mémoires intimes de napoléon I^{er}

MERCURE DE FRANCE, 1967

根据法国信使出版社1967年法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方 平

封面设计：夏小万

回 忆 拿 破 仑

〔法〕康斯坦 著 时 波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20 插页：2 字数：512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ISBN 7-5012-0086-6/K·12 定价：7.10元

译者的话

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1769年生于科西嘉岛的阿雅克肖一个破落贵族家庭。他在法国布里埃纳学校学习军事，后来又到达巴黎高等军事学校深造，毕业后最初的军衔是炮兵少尉。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拿破仑屡建战功，青云直上，于1793年围困土伦时荣升炮兵营长。1794年南征意大利时擢升为准将旅长，1796年接替舍雷任意大利军总司令。他领导全军浴血奋战，在蒙特诺特、里沃利等重大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意大利凯旋巴黎时，拿破仑暗下决心，要做一统天下的社稷首领。

1798年，拿破仑挥师东下，远征埃及，取得了金字塔战役的重大胜利。此时，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强制性民役法和公债使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拿破仑看到这种局势，于1799年星夜赶回京城巴黎，该年11月9日发动雾月政变，并于1802年宣布自己为第一执政官。1804年5月18日，他黄袍加身，宣告自己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称为拿破仑一世。

拿破仑一世一上台，就同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对峙。他先是东征占领耶拿和柏林，后又封锁欧洲大陆，围扰英伦三岛。接着，他长驱直入，向东挺进，直捣莫斯科城。可是，这个欧洲枭雄最得意的时候，也正是他的霸业发生决定性逆转的时刻。法军在意大利、奥地利、俄国全线告急，一溃再溃。1814年，欧洲反法联军攻陷巴黎，拿破仑一世在该年4月20日被放逐到了意大利的厄尔巴岛。然而，他又于1815年2月26日逃离该岛，3月20日潜回巴黎重建王朝，自称皇帝，史称“百日王朝”。法军在滑铁卢

战役中覆灭，他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于1821年在岛上病死。

拿破仑一世的第一个妻子叫若斯菲娜，是德博阿尔内斯将军的遗孀。1809年离婚后，他又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公主结婚，生得一子为罗马王，便是后来的拿破仑二世。

关于拿破仑一世的军事和政治活动，我国出版的一些译著早有涉猎，但是有关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宫廷生活内幕和戎马生涯秘闻的专著则很少见。为此，我们翻译了康斯坦写的这部回忆录奉献给广大读者。康斯坦担任拿破仑一世的首席侍从达14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只有两度短期离开拿破仑，其余时光都日夜守候在拿破仑身边，可谓形影不离。他这部回忆录虽只涉及1800年到1814年这段时期，但内容翔实，引人入胜。应当指出，康斯坦作为拿破仑一世的侍从，在回忆他主人的往事时用了许多溢美之辞，有些地方明显地为其主人开脱或辩护。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定能有所鉴别。

此译本根据法国信使出版社1967年版本译出。原出版者请法国历史研究院的研究员莫里斯·德尔内尔对全文写了详细的注释，对康斯坦的叙述作了必要的说明和勘误。鉴于原版评注多达千余条，有些注释过于冗长，译者在选译时作了必要的删减。此外，莫里斯还为该书写了一篇数万字的评述，我们在选译时没有收入，原文共有91章，有些章节段落文字枝蔓，离题甚远，已酌予节略。原文只有章次，为阅读方便，译者加了卷名和章名。

译者水平有限，谬误难免，诚望读者和行家教正。

时 波

北京 板井村 中国新闻学院

1987年3月22日

目 录

第一卷 初 整 朝 纲

第 一 章	天赐良机	1
第 二 章	雾月政变	7
第 三 章	屡遭暗算	16
第 四 章	伴君出征	25
第 五 章	夜间幽会	35
第 六 章	爆炸之谜	42
第 七 章	款待亲王	48
第 八 章	婚事悲剧	52
第 九 章	北上巡视	60
第 十 章	田间邂逅	72
第 十 一 章	马惊车翻	81
第 十 二 章	沙龙幽会	89
第 十 三 章	无价项链	96
第 十 四 章	因祸得福	99

第二卷 治 理 社 稷

第 十 五 章	黄袍加身	107
第 十 六 章	夜袭海港	115
第 十 七 章	授勋仪式	126
第 十 八 章	铸成大错	131
第 十 九 章	皇帝其人	137

第二十章	不修边幅·····	150
第二十一章	圣母院内·····	162
第二十二章	一尊雕像·····	170
第二十三章	皇后其人·····	178
第二十四章	旧地重游·····	187
第二十五章	兄弟反目·····	197
第二十六章	捷报频传·····	205
第二十七章	少女陈情·····	212
第二十八章	夜奔小巷·····	217
第二十九章	巧遇少女·····	224
第三十章	一见钟情·····	234
第三十一章	长驱直入·····	240
第三十二章	王子夭亡·····	250
第三十三章	枫丹白露·····	254
第三十四章	风尘仆仆·····	261
第三十五章	游威尼斯·····	266
第三十六章	大兴土木·····	274
第三十七章	化装舞会·····	279
第三十八章	王冠易主·····	284
第三十九章	波斯大使·····	292
第四十章	埃尔富特·····	298
第四十一章	再度会晤·····	305
第四十二章	壁垒森严·····	312
第四十三章	再次东征·····	320
第四十四章	申布龙宫·····	327
第四十五章	险遭暗杀·····	331
第四十六章	艳情逸事·····	334
第四十七章	元帅殒命·····	337
第四十八章	凌辱公主·····	344

第四十九章	兄弟协会·····	348
第五十章	女人行刺·····	353
第五十一章	铁面无情·····	358
第五十二章	哭别皇宫·····	363
第五十三章	戏院丑闻·····	371

第三卷 步入新轨

第五十四章	遴选新后·····	381
第五十五章	截然不同·····	386
第五十六章	飞来横祸·····	391
第五十七章	太子降生·····	400
第五十八章	大煞风景·····	406
第五十九章	盛典祝寿·····	412
第六十章	出访荷兰·····	419

第四卷 山穷水尽

第六十一章	东征俄国·····	431
第六十二章	所向无敌·····	443
第六十三章	火光冲天·····	450
第六十四章	且战且退·····	459
第六十五章	狼狈不堪·····	468
第六十六章	患难与共·····	479
第六十七章	策略考虑·····	484
第六十八章	出尔反尔·····	489
第六十九章	重燃烽烟·····	498
第七十章	休战期间·····	507
第七十一章	激战前夕·····	516
第七十二章	前线告急·····	522
第七十三章	众叛亲离·····	527

第七十四章	弹尽粮绝·····	536
第七十五章	秘密社团·····	542
第七十六章	山雨欲来·····	550
第七十七章	全线风紧·····	556
第七十八章	反目成仇·····	563
第七十九章	重整旗鼓·····	572
第八十章	众寡悬殊·····	577
第八十一章	稍有转机·····	584
第八十二章	奋力拚杀·····	591
第八十三章	岌岌可危·····	600
第八十四章	大势已去·····	606
第八十五章	被迫逊位·····	612
第八十六章	流放之路·····	620
第八十七章	百日政变·····	625

第 一 卷

初 整 朝 纲

第 一 章

天 赐 良 机

在这部回忆录中，我将尽量避免谈论自己，因为读者在这部书中所喜欢寻找的只是命运将我同其联系在一起而几乎没有分离达 16 年^①之久的这位伟人的具体情况。不过，请允许我简要地介绍一下我的童年和我走上皇帝侍从这个岗位的背景。

我于 1778 年 12 月 2 日生在佩鲁埃兹镇^②，当比利时并入法兰西共和国时，这个镇成了法国的地方，隶属热马普省管辖。我出生不久，父亲在圣阿芒浴场买了一所叫做小堡的旅馆，前来浴场洗澡的人常在小堡下榻。我父亲的旅馆得到克罗伊亲王的帮助，他曾经在亲王家充当过膳食总长。出乎父亲所料，旅馆的生意十分兴隆，因为我们接待的是一大批患病的著名人士。我刚 11 岁那年，瓦朗西安一带名门家族之一的首领鲁尔伯爵^③也住在小堡。这个杰出的人十分喜欢我，要我父母将我交给他，跟他的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作伴。当时，我家打算按我舅舅的意思把我

① 康斯坦是在波拿巴将军于共和 8 年花月 16 日（公元 1800 年 5 月 6 日）出征意大利时开始跟随他的，康斯坦在 1814 年 4 月 16 日与 19 日间离开皇帝。先后在皇帝身边将近 14 年之久。——莫里斯·德尔内尔（以下简称莫里斯）

② 佩鲁埃兹镇即今天比利时的佩鲁威尔兹镇，离法国的埃斯科河畔孔德镇不远。

——莫里斯

③ 鲁尔伯爵，即莱奥纳·德盖。——莫里斯

送到教会中去（我舅舅担任莱西纳教长）。他学识渊博，是个恪守道德规范的人。而我父亲却听了鲁尔伯爵的话，认为伯爵的建议对他的远大计划没有妨碍，便接受了他的好意。他以为在名门家里生活数年，一定会使我产生求知欲望，为将来担任圣职而进行刻苦认真的学习。我怀着惜别的心情告别了父母，随鲁尔伯爵出发了。不过，象我这样年龄的人来到一个新地方，精神是愉快的。鲁尔伯爵把我领到他在图尔附近的一个住处，伯爵夫人及其孩子们十分热情友好地接待了我，我同他们完全平等相处，每天听他们家庭教师的讲课。

可惜的是，好景不常，鲁尔伯爵的好意和在他家的学习不久就终止了。我在伯爵府邸刚住了一年，传说国王在瓦伦被捕了。我所在的这个家族对此大为震惊，他们陷入了绝望之中。当时我是个孩子，听到这消息异常悲恸。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与我一起生活的伯爵夫妇待我亲如家人，我理应跟他们同欢乐共悲戚的缘故吧。当然，我还年幼无知。一天清早，我突然被一阵吵嚷声惊醒，睁开眼一看，周围有许多陌生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向我提出了一大堆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只听懂一个意思：鲁尔伯爵及其夫人已经逃亡了。人们把我带到市政府，我在那里又遭到了更为严厉的盘问，这些盘问同样是毫无结果的：眼看自己就这样被人遗弃，又远离亲人，我只有用眼泪来回答别人的问题。我尚年幼，没有能力对伯爵的行为作一番思考；可是从那以后，我认为我被遗弃乃是他的慎重之举，他不愿意在未征求我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带着我逃亡。我始终相信，鲁尔伯爵在离去之前一定把我托付给了什么人，这些人由于害怕受到牵连而不敢去把我领回。大家知道，谁要是站出来领我回去，谁就会遭殃。

就这样，在 12 岁那年我成了孤儿，无依无靠、身无分文；我离家 400 公里，失去了习惯的富家生活。对此，谁能相信呢？我几乎被人看作是一个嫌疑犯，地方当局说是为了确保共和国的安全，要我每天去市政府报到；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拿破仑皇帝

笑着要我讲述童年坎坷经历时，他总要一连骂上几次：“笨蛋！”显然，他骂的是市政府里那些正直善良的家伙。不管怎么说，图尔市当局还算聪明，他们认为一个 12 岁的孩子不可能推翻共和体制，给我一张通行证，命令我在 24 小时内离开图尔市。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可是，当我孑然一身步行在乡间大路上时，内心深处油然升起阵阵悲痛。道路遥无尽头，我忍饥挨饿，历尽艰辛，最后终于到达圣阿芒附近，这时的圣阿芒已经落入奥地利人手里。法国人将该市团团围住，我无法入城。在绝望之中，我在一条沟边坐下，不禁嚎啕大哭起来。这时，米肖少校^①（后来他升为上校，成了卢瓦宗将军的副官）看见了我。米肖先生向我走来，关怀备至地问我，要我把悲惨的遭遇告诉他。先生听了以后很有感触，但他直言不讳地向我解释说，他也无法把我送回家去。他刚获准回希农市家中探亲，建议我陪他同去。我十分感激地同意了。我在米肖先生家住了三四个月，全家人热情款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我难以言表。三四个月後，米肖先生把我带到巴黎，不久我就到了一个叫戈贝先生的富商家。我在戈贝家生活的那段时间里，这位富商待我也极其和善。

数年之后，我结识了加拉，当时拿破仑将军忙于东征埃及，加拉正在侍候波拿巴夫人。在叙述我是怎样进入波拿巴家之前，我得说一说加拉是怎样同波拿巴夫人发生联系的，同时还要介绍几件与他有关的事件，有助于大家了解马尔梅松堡内的人们最喜欢的消遣是什么。

当波拿巴夫人到普隆比埃尔温泉浴场洗澡时，加拉正好也在这里。他每天都给夫人送来鲜花，对她说出几句滑稽可笑的溢美之言，若斯菲娜觉得十分开心，她身边的一些夫人也乐不可支，其中有甘比夫人和克里尼夫人，特别是她的女儿奥唐斯小姐听到他的怪话后总是纵声大笑不止。他幼稚可笑、性格古怪，但他却

^① 后来，我很荣幸地在皇帝那里为在战争中失去右臂而退役的上校搞到了一个职务。——作者

聪明伶俐，逗人喜爱。他的玩笑博得波拿巴夫人的青睐。在美丽的夫人快离开浴场时，他总要在玩笑中增加感情的色彩：加拉泪如雨下，唉声叹气，巧妙地告诉夫人，他为不能再每天见到她而十分痛苦。波拿巴夫人心地善良，见他如此伤心，便毫不犹豫地将他带回巴黎。她教他如何戴头饰，将他留下作为自己终生的梳头侍从；这就是我认识加拉时他在若斯菲娜身边的职务。他跟她说话的随便程度令人吃惊，有时甚至指责夫人。波拿巴夫人极其慷慨大方，对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和蔼可亲，当她给女仆们馈赠礼品或同她们随便谈笑时，加拉就会责备她：“为何送这些东西？”然后补充说：“瞧您，夫人，您竟同仆人们开起玩笑来了！将来她们会对您不恭的！”当女主人对周围的人慷慨施恩时，他出来阻挠，可是，他常常鼓励女主人给自己东西，而且丝毫不感到羞怯。一旦他看中了某件物品，就会干脆对女主人说：“您把这东西给我好吗？”

这种大胆的做法并非表明加拉具有勇敢的精神，好几件事情都说明了这一点。在惹得观众哄堂大笑的滑稽戏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幼稚的、难以克制的胆小鬼的表演，加拉就具有这种表演才能。波拿巴夫人很愿意别人奉承她，而且她很少提防人。

首先应当指出，波拿巴夫人在马尔梅松堡的一个最大的乐趣是在外边沿着花园墙的大道散步；她不爱在花园内幽径中散心，而喜欢在城堡外尘土飞扬的地方徒步游玩。有一天，波拿巴夫人在女儿奥唐斯小姐的陪同下外出散步，要加拉同去。加拉受宠若惊，喜不自胜。可是，当他们来到一条沟边时，突然看见从沟里探出一张巨大的裹着白布的脸，象我在英国某些古典小说译文中读到的那种幽灵一样。不用我说大家就会明白，那沟里的人是宫女们故意派去吓唬加拉的。这场恶作剧十分成功：加拉一看见这个幽灵，便极其惊慌地跑到波拿巴夫人跟前，浑身颤抖着告诉夫人说：“夫人，夫人，您看那幽灵……这是前不久死在普隆比埃尔温泉浴场的宫女的灵魂……”“住口，加拉，你是个胆小鬼。”

“啊！真是她的幽灵显形啦！”听见加拉这番话后，沟里裹着白布的男人看到自己的角色已经演完，便挥舞着长长的白布向加拉走去。惊恐失色的加拉吓瘫于地，得了一场大病，他经过多方治疗才恢复知觉。

另一天（波拿巴将军仍在埃及作战，那时我还没有进他家侍候任何人），波拿巴夫人想叫她的几位女仆看一看加拉胆小害怕的样子。马尔梅松堡女仆们酝酿了一出恶作剧，奥唐斯小姐在策划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后来，波拿巴夫人对我多次讲过这件事，因此我才可能详细叙述当时令人捧腹的情形。加拉卧室附近有一间小屋，人们在隔墙上钻了个洞，穿过一段线，线的末端系在一只盛满水的罐子上。这个装着凉水的瓦罐正好悬在加拉的脑袋上方。事情还不止于此，人们预先已经周密布置，旋去了加拉床上悬带的螺丝。加拉睡觉时从不点灯，他既没有发觉要他摔交的阴谋，也没有看到要他再次洗礼的瓦罐。组织这次恶作剧的人都在隔壁小屋里静候已久。当加拉笨重地爬上床而悬带立即坠落时，水罐也凑起了热闹。加拉不仅摔了一交，而且还在黑暗中被凉水淋了一头。他对这双重袭击叫嚷不止，竭尽全力喊道：“真下流！”聪明的奥唐斯小姐幸灾乐祸地对母亲、克里尼夫人、德农夫人、夏尔韦夫人^①和宫内其他几位夫人说：“啊！母亲，水里的青蛙和蛤蟆快跳到他的脸上去啦！”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卧室里，小姐的这些话越发使加拉惊恐万状，他十分恼怒地喊道：“这是下流的行为，夫人，如此作弄仆人是残忍的。”我不敢说加拉这些抱怨的话是完全没有分寸的，但夫人们听了反而更加高兴了，加拉成了她们取笑的对象。

总之，这些情况说明了加拉的性格和地位。我认识他不久，波拿巴将军出征埃及班师而归。加拉对我说，欧仁·德博阿尔

^① 夏尔韦夫人即路易丝·吉约，艾蒂安·夏尔韦之妻。夏尔韦先生是马尔梅松堡的看门人，后来又是圣克卢宫看门人。路易丝·吉约后来成为康斯坦的岳母。

纳斯^①先生在回国时，他的仆人得了重病留在埃及，现在需要物色一名可靠的侍从。他原先的仆名叫勒费弗尔，象所有认识欧仁亲王的人一样，他对主人忠心耿耿，但已经上了年纪。欧仁亲王是世上最好的人，彬彬有礼，对依附于他的人关怀备至。加拉对我还说，欧仁·德博阿尔纳斯先生希望找一个年轻人代替勒费弗尔，建议我去试试。我很高兴来到欧仁面前，他感到我很合适。他甚至在头一天就想对我说，他很喜欢我的长相，希望我立即进他家侍候他。我对亲王的态度十分满意，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认为这里的条件从各方面看都令人愉快。我马上回去取来了简单的行李，就这样成了欧仁·德博阿尔纳斯先生的临时侍从。那时我丝毫没有想到，某一天我竟会成为波拿巴将军的私人侍从，更不曾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皇帝的首席侍者。

^① 欧仁·德博阿尔纳斯 (1781~1824)，是若斯菲娜皇后前夫之子，意大利副王，在第一帝国的各个战役中表现出色。——编者

第二章

雾月政变

1799年10月16日，欧仁·德博阿尔纳斯远征埃及后返回巴黎。他一到巴黎，我便荣幸地来到他的身边。欧仁先生当时21岁，我不久就知道了有关他身世的几件鲜为人知的事情。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他母亲跟波拿巴将军结婚前^①。人们不知道他的生身父亲是为何死的，无疑他父亲是革命的牺牲品。当德博阿尔纳斯子爵死在断头台上时，其财产全被没收的遗孀濒临绝境。她儿子虽很年幼，但她仍担心贵族头衔会使他的儿子横遭迫害，于是将他托付给埃歇尔街一位木匠抚养。住在这条街的一位我认识的妇女常常看见他肩扛扁担在大街上走。这种境况同他后来指挥第一执政的精锐骑兵团和出任意大利总督的境况真有天壤之别啊。我听到欧仁本人说，他竟是母亲同继父波拿巴第一次邂逅相遇的桥梁。

欧仁十四五岁那年，听说波拿巴将军得到了他父亲德博阿尔纳斯子爵的宝剑，便向将军进行试探，结果出乎意料地取得了成功：将军热忱地接待欧仁，后者便告诉将军，他是前来请求将军赐还他父亲的宝剑的。他的外貌长相、他的仪表气度、他坦率的谈吐，他的一切都博得波拿巴的喜爱，将军当场把宝剑给了他。他双手接过宝剑，亲热地吻着它，热泪扑簌簌滴在宝剑上。他那落落大方的气度，将军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德博阿尔纳斯夫人得知将军如此热情地接待其子，觉得应该造访将军，登门道谢。初次邂逅之后，若斯菲娜很讨波拿巴的喜欢，后者便回访了她。从此他俩经常相会。我们知道，历经沧桑的若斯菲娜后来成了法

^① 拿破仑·波拿巴同若斯菲娜于法兰西共和历4年风月19日（1796年3月9日）21时在巴黎昂坦路3号市政厅结婚。两天后，波拿巴就挥师远征意大利去了。

兰西人的第一位皇后，而波拿巴始终如一地喜欢欧仁，就好象喜欢自己的儿子一样。

欧仁逗人喜爱。虽说他的面孔不很英俊，但身材匀称。他走路来左右摇晃，说不上是个仪表出众的人。他身高约五尺三四，心地善良，生来乐观，和蔼可亲，思想敏捷，慷慨大方；不妨说，他那开朗坦荡的外表正好是反映他内心的一面镜子。在他的一生中，即使是在十分困苦的情况下，仍立下了众多的汗马功劳！

我在欧仁身边只呆了1个月。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看到他一方面对他母亲和继父认真地履行儿子的义务，另一方面又很贪玩。从他的年龄和地位来说，爱玩的心情是十分自然的。他最喜欢的是广交朋友，他常常设宴招待友人。席间经常有一些滑稽诙谐的场面，逗得我乐不可支。除了波拿巴参谋部的青年军人这些常客外，他的客人还有作哑语者蒂埃梅、迪加宗^①、达赞古尔^②、法兰西剧院的米肖，还有一些人的姓名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可以想见，这种场合是十分愉快的，尤其是象欧仁那样从埃及战场返回的青年军官们，他们一心想排遣前不久所遭受的各方面的困苦。在那个时期，巴黎很流行戏弄人的做法。他们在宴席间也常常这么做，蒂埃梅是戏弄人的老手。记得有一天，在欧仁请客吃饭的时候，蒂埃梅学着各位来宾的仆人的嗓门叫他们的名字，那喊声好象是从屋外传来的。他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两片嘴唇的蠕动仿佛是在嚼东西或喝着什么，当然他没有耽误吃喝。被呼喊的军官纷纷下楼，到院子里一看，阒无一人。蒂埃梅故作姿态，跟他们一起下楼，说是要帮他们寻找，同时继续用军官们各自熟悉的声音叫他们的名字，使这些军官大惑不解，不知所措。当他们

① 迪加宗，即让-巴蒂斯特·亨利·古尔戈，1746年11月15日生于马赛，1809年10月10日在桑迪荣（卢瓦雷省）去世，是当时法国杰出的喜剧家，善于表演各种人物。

——莫里斯

② 达赞古尔，即约瑟夫-让-巴蒂斯特·阿尔博尼，1747年12月11日生于马赛，帝国时期出任宫廷戏剧总监，1809年3月28日在巴黎去世。——莫里斯